



战罢沙场月色寒

——追寻抗日军人曾茂松的行踪

□王嘉祥

2025年端午节假期中,住在市区凤凰莱茵苑的曾日明老人,和老伴葛雪梅凝神静气守在电视机前,观看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。这部被评选出的“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”,以1938年3月16日至4月15日,历时约一个月的台儿庄战斗为背景,反映中国军队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,通过战术配合与顽强抵抗,重创日寇精锐部队,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电影问世近40年来,曾老夫妇已不知看过多少遍。每当他看到抗日军人壮烈牺牲的场景,他的眼前就浮现出父亲曾茂松阵亡时的遗容,耳际就响起当年公祭父亲悲壮的喷呐声。曾老今年95岁高龄,他退休下来的35年中,潜心收集并写下了追寻先父的大量文字,不少篇章已见诸报端。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,笔者从老人丰富翔实、保存完好的“家庭档案”中,摘录了抗日军人曾茂松生前几个感人故事和战斗画面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被尘封埃裹了85年的抗日军人的行踪。

从河北大名府走出来的侠胆义士

河北大名府作为历史重镇,涌现了赵匡胤、狄仁杰、荆轲、张飞等众多帝王将相、名臣贤士及文学人物。大名府人的性格慷慨率真、勇敢豪迈,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曾茂松就出生在这块义薄云天的土地上。一身豪气的大名汉子,带着燕赵雄风,过黄河,奔长江。在日寇的铁蹄下,一路上他看到山河破碎,生灵涂炭,更加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愤慨与仇恨。当辗转到达江海平原后,他即先后参加了如东掘港,如皋石庄的地方武装,与当地军民一起抗日打鬼子。曾茂松足智多谋,作战骁勇,不久,被派到如皋永安沙学兵连(即新兵连)任教官。

永安沙,一百多年前,还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。曾茂松到任后,发现近百名新兵大多来自东三省,他们唱着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我的同胞,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”,陆续进入山海关,经天津,穿山东,到江苏,沿途不断有热血男儿加入队伍。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青年,虽然年龄有大有小,但人人抗日热情高涨。曾茂松生得高大威猛,武艺精湛,操枪、刺杀、投弹、爆破,样样精通。他每天早晨带兵操练,照例先领着

新兵们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中国不会亡》等抗日歌曲,雄壮有力的战歌声,响彻在长江上空。在课堂上,他耐心细致地给新兵们上军政课;在沙场上,他身体力行、率先垂范。新兵们都夸“曾教官是个能文能武的真教官!”

邹美俊、邹美监两个新兵来自山东滕县贫苦农村,曾教官看到他俩白天训练认真刻苦,可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。他细细打听后才知,这亲兄弟俩的父亲被日寇杀害,他们日夜想念老家体弱多病的母亲。曾教官暗下决心要关心此事,于是,他向领导讲明了意图,又把工作委托给了另一位年轻教官,前后两个多星期,步行几百公里,将邹母从山东滕县接到如皋永安沙。那天黄昏时分,当邹氏兄弟从训练场回来,看到久别的母亲突然出现在眼前,两人又惊喜。回首望见曾教官疲惫的脸庞和从磨破的布鞋里露出的脚趾,兄弟俩哭了。曾教官又将邹母安置在学兵连附近一家姓范的村民家,并再三拜托帮助照顾。这让兄弟俩感激万分,坚决表示要多杀日寇,报答曾教官的知遇之恩。

学兵连结业当夜,兄弟俩整束行装,荷枪实弹奔赴了抗日前线。

厚葬张謇小孙女张聪武和吴滨二烈士

1937年9月上旬,从东北开赴过来的国民革命军57军111师,在南通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宣传队(以下简称宣传队)。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的大孙女张非武带着小妹张聪武,参加了宣传队。小妹芳龄才16岁,是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。张聪武又动员同学、男友吴滨,一起参加演出抗战街头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宣传队在街头、乡村、军营巡回演出,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抗日热情。

刚升任连长的曾茂松所带连队,已成建制编入了江苏省保安第四旅。旅长何克谦主张抗日,在靖江、泰兴、如南一带与日军多次交战,被当地百姓称为“何四旅”。他命令曾茂松带领士兵,为宣传队演出负责保安警戒。1938年中秋夜,宣传队在如皋县镇涛区小马桥村(今如皋市九华镇小马桥村)的打谷场上,举办军民联欢会。驻扎在平湖镇的日军闻讯后,立即派出一支精锐小分



队,乘着月明星稀向小马桥方向奔袭,联欢会在猛烈的枪炮声中被打散,张聪武和吴滨因体质差,跑得慢,在涉水过河时被日军射中,不幸遇难。“何四旅”长官闻讯两名宣传队员壮烈牺牲的消息,即令部属厚葬之。曾茂松受命从当地群众家中买了两口大棺材,又托老乡赶缝寿衣,并和士兵一起动手,为烈士擦身更衣、收殮下葬,埋在小马桥村的沃土中。2015年3月5日,徐惊百(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创建者之一)的侄子徐咸,代表伯伯专程去台湾拜访张非武时,这位百岁老人仍深切怀念小妹张聪武。对来说,几十年来,她和家人一直感恩壮士曾茂松为小妹所做的一切。

奇袭季家市日寇据点以身殉国

季家市位于靖江、泰兴、如皋三县(市)交界处,民间形象地称“鸡鸣三市”,意为公鸡打鸣,三(县)市皆闻。1939年2月至7月,曾茂松所在的保安四旅,已与日军第17师团步兵第81联队第1大队展开了两次攻防战斗。据日军档案《步兵第八十一联队志》记载:“季家市警备队受到敌人袭击……机关枪队的岸本一等兵战死,笹山、宫本、森一等兵负伤。”日军大部分逃往了靖江县城,但仍有少数固守在季家市碉堡里负隅顽抗。这帮日寇十分凶残,三天两头就残杀无辜,百姓恨之入骨。上级要求进行反击,迅速全歼守敌。同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,曾茂松奉命率部从泰兴县广陵区港湾村出发,执行奇袭任务。战斗打响之前,曾茂松指派侦察人员摸清敌情,季家市中心碉堡里仍有18个鬼子兵和3挺歪把子机枪,敌人的战斗力仍不可小觑。为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,他号召召在攻防战中牺牲的副旅长朱骥等战友为报,拔掉碉堡,消灭日寇。

这一仗打得很漂亮。撤退时曾茂松发现少了一个兵,于是重返战地,仔细搜寻,终于找到了,却见他两眼紧闭,躺在战壕里。爱兵如子的曾茂松悲痛万分,背着战士的遗体,挎着战友的步枪,匆匆追赶部队。途中,遭遇我敌冷枪,曾茂松的左腿被击中,血流如注。曾茂松坚持艰难爬行了几百米,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,年仅43岁。

“驱马新踏白玉鞍,战罢沙场月色寒。”就在黄桥镇的福慧寺(又称东寺庙)内,“何四旅”为曾茂松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,无数黄桥群众自发前往,

为抗日阵亡军人作最后的送别,悲痛低沉的哀声,如诉如泣的喷呐声,回响在古镇上空。旅长何克谦献出为自己备用的楠木棺材,给曾茂松收殮。灵柩下葬在黄桥大桥旁边的公园内,墓碑上镌刻着黄桥贤达撰写的墓志铭。何克谦请曾茂松遗孀和幼子吃了安慰饭,发放了抚恤金。曾茂松遗子时年9岁,但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父亲那两道乌黑的剑眉,那坚强不屈的遗容,镌刻在他的脑海里几乎一辈子!

继承遗志为新四军修枪送子弹

1940年,新四军东进后,在苏北地区发起郭村保卫战和黄桥战役,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。曾日明继承父亲遗志,我地下党考察后认定他是个好苗子,指派他潜伏在伪军的修枪所里。修枪所文员从昌云是地下党员,嘱咐少年曾日明一边学习修枪技术,一边利用少年不大引人注意,将情报或子弹藏在大褂子里,偷偷送给新四军,一次又一次,一回又一回。因曾日明表现出色,地下党将他送到素有“苏中 small 大”之称的如西中学(今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)和抗大华中总分校读书。学习期间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结束后被选到苏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大队工作,成了一名革命军人。

跨入耄耋之年的曾日明,一辈子以抗日军人后代为荣。每年清明节,他和老伴总带着子孙们,去黄桥墓地祭奠先父,昭炳后人,继承和发扬先辈的抗日精神。

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,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曾指出:“国共将士抗日捐躯,都是民族英雄。”抗日战争期间,中国军民直接伤亡3500多万人,其中牺牲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国民革命军达334万人以上。曾老告诉笔者,尽管先父的英名被尘封埃裹了几十年,但像他这样的阵亡将士有千千万万,好男儿为国捐躯世代荣光。

有一首叫《军人本色》的军歌广为流行,其中有这样的歌词:“风平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……,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……,假如有一天风雨来,风雨中会显出军人的本色。”这首歌唱出了军人独有的灵魂与气质。曾老动情地说:“只要这首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,我又像看到了先父的身影和行踪……。”

□晨叶
自己的名字
只有两三个字
每个人都把它看得很重。
自己的脚步
多得数不过来
也没有人去量过它的长度。
自己的影子
瘦得只剩下一张皮
也没有人捡起来洗一洗
披在身上。
人的一生很轻
埋在土里了,怕风吹走
身上还要压一块石头

□王相华
在大风中抽取体内的铁
只剩二十一克
仍然不够轻,我越来越倾向于

旧梦
从生活中
削减掉人为的重量。
喜欢安静,一个人在夜晚行走
也毫无目标
我所遇见的人都很纯粹
每天思考的问题
由不得自己,常觉得某些虚无之事
会萦绕在
一扇通往天空的窗口。
——我是谁,不再重要
当下关心的是
如何将故事层层蜕变成新的
情节。
托一片飞翔的羽毛
让起内心里
无数个被世俗牵绊的执念。

□周一
风穿过老屋木门的裂缝
发出轻微的呜咽
那把破旧的木椅,空在角落
默默承受灰尘的重量。
斑驳的窗,框起一方天空
几只蝙蝠滑过寂静
灰暗的影子,贴紧倾斜的
屋檐。
点一支烟,重翻母亲
写给我信件,字迹已模糊
而芹菜蔬菜,灶火边的低语
依然在纸页间潜生暗长。
一滴雨落向黄昏,悄无声音
我仍看见,在桉树枝头
在将沉的暮色里
闪着细小的,不愿坠落的
星光。

□吴华
一头鸟发
不是忽然间就白的。
要等身体卸下了
汹涌不息的海水。
要等一颗心放下了
那些放不下的石头。
还不够
要有一路上的长风
把眉间旧锁咬成了襟前新花。
一个人才可以独自背负一场大雪
而背影矫捷。

□勾婧
它不是没有重量
它是在下沉或固定中
一个人,在调节自己内心的
魂魄
像月光,惊醒沉睡的羽毛。
那一日,祖父上山砍柴
而体弱多病的我
仍在晨光敲打窗户的叩击中
迷蒙着。
当飞鸟鸣叫,我隐约听见
他走到我床前,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颊
我懂得,他是把“轻”抬高
而把一个人的“重”
留给,山林中许多灌木在刀锋里的咔嚓声。

□任聪颖
想重拾昨晚那场梦,
手心却只剩下一小撮灰。

想把有关你的回忆连成片,
眼前却只有稀稀疏疏的草。
时间向前,我也有了几儿女
你站在岁月的最深处……
曾经的爱浩浩汤汤,涌向我。
而我,只关注孩子
来不及给你一丁点回馈。

□杨晓婷
他的睡眠越来越轻了
一朵花败,一片云散,一滴雨坠

都能将他从梦中惊醒
他对这世界的每一声响动
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与警惕。
甚至一只猫弓腰溜过的瞬间
也能在他身体里
留下深深的爪痕。
他不知道,自己已经如薄纸

——
而我站在一旁,
连风经过都要屏住呼吸。

□王蝶飞
守候四十余年的婆婆
如今开始头晕眼花耳背
岁月的沉重
似乎一直没有放过她
总是悄悄跟踪着她
看着她每天喝水,吃药
一种无言的悲怆
像雨点
落在内心的叶片上。
对于这粒九十岁的尘埃
我多想让她轻盈地
飞上一会儿
相对于梦里的那只蝴蝶,婆婆
没有斑斓,也没有飞翔
但她的目光无师自通
面对星空,总是久久地
望了又望……

□刘雪中
落下,鹭
以雪的白,以云的轻
凭栏,依然轻轻地
如水脉脉,如兰幽幽
飞起,轻轻地
是绝句,是渔歌子
是最纯粹的浪花,刷新着
河流的记忆,轻轻地
飞着,飞着
河之洲近了
一座岛也渐渐近了

□徐明友
在我们农村,轻的事物很少
比如一担谷子
一捆柴
两篓猪草,老朱叔的橡木拐杖
隔壁王婶的咳嗽声……
田埂上,父亲被被风
吹倒的豆苗
一一扶起
他一百四十斤的脚步,轻得不能再轻时
就一头栽倒在水田里。
乡下人新声重,月色总是很轻
记得那年我去广东
天还没亮,母亲早摆上一桌饭菜
她眼中有无数颗星星
落进碗里
但谁也没有听见

□刘为红
“轻一点,别人在睡觉”
母亲把食指放在嘴上
轻轻地 嘘

在生活的湖面
我总是提着心
脚步轻探
唯恐陷于无法承受之重
像一片云
把重头戏留给雷霆

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
那一粒粒尘
在光下,没有重量地飞

邂逅北戴河

□朱广英

形成了根深叶茂的中华文脉。这无形却真实的中国文脉,如涓涓细流般,缓缓流入我们的血液之中。

此次来休假的作家阵容较为强大,既有我认识的文坛大咖,比如曾任《钟山》《雨花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的主编、江苏著名诗人于川老师,我们相识于一次省里的研讨活动,再次相遇已时隔二十载。还有年轻一代的、擅长报告文学创作的兆南小妹,倾听她在会上的自我介绍以及和我的几次交流,发现她思维敏捷,很健谈,有胆识,她竟然与我是一同乡,这让我俩都很兴奋。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老师,陕西的“70后”作家周瑄璞,陕西师范大学朱鸿教授,咸阳市文联主席高鸿等等。

中心的余主任常常与大家交流,他动情地介绍了一处独特的风景:“院中两棵核桃树,就像两位历经百年沧桑的历史老人,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核桃树下有两张小桌子,还有一些椅子,大家有空就去多坐坐,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产生……”

我总感觉两棵核桃树,更像一对天荒地老,永远相伴的恋人,它们默默相守,立于天地间,任凭风吹雨打,岁月更替,总泰然处之,它们怀揣着“只要君不老,吾也决不赴九泉”的深情。

一次闲聊中,赵宇告诉我,衣向东老师是她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,衣老

师以创作长篇小说见长。听闻此讯,我兴奋不已,赶忙在餐厅与衣老师打招呼,并向他请教我在文学创作中遇到的瓶颈。当我倾诉自己正在酝酿一部长篇小说,却不知从何入手时,衣老师微笑着对我说:“我们去核桃树下坐坐,我与你们聊聊,你找对人了,我在教学中,最擅长讲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。”

我们三人来到核桃树下,赵宇悄悄在一旁用手机为我们录视频。近一个小时的时,我问他答。核桃树一席谈,困扰在我心头多年的疑虑,统统找到了破解之法,这无疑是我北戴河之行中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。

7月18日早餐后,“人民艺术家”、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与大家合影。老人家91岁高龄,身板硬朗,夏天每天海泳,晨起读书写作,从不间断,至今已有1500多万字的著作问世。这充分说明一个道理:文学是滋养身心的营养剂。

我女儿即将赴韩国延世大学读博,她总宅在宿舍学韩语。我常独自一人,静静地来到核桃树下坐坐。一天傍晚,晚霞把“创作之家”的天空,染得绚丽多彩。恍惚中,我仿佛看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叶圣陶、冰心、曹禺、刘白羽、萧三、丁玲等等,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核桃树下,或吟诗或沉思,或在津津有味地讨论着他们的文稿……“大姐,该去餐厅吃晚饭了!”

兆南把我唤回现实中,她正在与长

住“创作之家”的文坛泰斗王蒙先生,和他的爱人单老师散步,我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。有一天早晨,我在院子里碰到王蒙先生,我上前向他问好,他停下来,态度和蔼地问我:“您是从哪儿来的呀?”我告诉他,我是从南通来的,他向我微笑地点头致意。

一天下午,我和女儿外出购物,返程途中,身后传来两声:“姐、姐……”开始我并不在意,谁知回到宿舍后,门卫又来叫我,说有人在门外等我。“创作之家”24小时有人站岗,外人不允许进来。我匆匆向大门外走去,我正在纳闷,刚才在路上的声音又响起了:“姐、姐……”

我一出门就被人紧紧抱住:“姐,您啥时来北戴河的呀?”

我这才发现,原来是大约十年没有见面的一位朋友,我也兴奋地叫起来:“文静小妹,原来是你!”

我们曾经共同参加一位友人举办的公益活动,非常投缘,成了好朋友。后来我手机坏了,许多朋友的手机号码弄丢了,谁知能在此邂逅呢?

北戴河的夏夜,凉爽宜人。晚饭后,我常与女儿、赵宇、兆南一同前往海边。海风轻拂,我们尽情呼吸着满满的负氧离子,体验魅力北戴河、活力北戴河的独特风情。

北戴河,是一个充满美好与希冀的地方。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迎来稿:wyhappy781@163.com